

# 从“洋红”到“胭脂虫”：18—20世纪中文文献所见美洲红色染料的命名与认知

严旒萍\*

**摘要：**本文追溯从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中文文献中指称美洲胭脂虫的术语及这些术语背后的知识史。胭脂虫原产于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因虫体内富含胭脂红酸，是制作高饱和度红色的原料。在化学合成染料发明之前，胭脂虫是全球贸易中最为昂贵的天然红色原料。在16世纪20年代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后，胭脂虫逐渐成为西属美洲最为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为西班牙帝国带来丰厚的利润，仅次于白银。约在16世纪末，美洲胭脂虫作为一种昂贵的红色颜料进入中国，之后亦用于丝织品染色。虽然昂贵的胭脂虫从未在中国成为大众消费品，但中文文献中却存在大量指称该物的术语，包括“洋红”、“各作泥腊”、“呀兰米”、“呀兰米虫”及“胭脂虫”等等。这些术语的诞生呈现了中国不同时期、地域、人群对于舶来品的认知与探索，而这些术语的消失也反映了其所附着的历史的变迁。

**关键词：**美洲胭脂虫 红色染料 中文术语 知识史

在化学合成颜料大规模出现之前，从各种动植物或矿物中提取出的天然颜料是全球重要的贸易品之一。<sup>①</sup>以基础的红色而言，中国古代所使用的

\* 严旒萍，澳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① 1856年，英国化学家威廉·珀金爵士（Sir William Henry Perkin, 1838—1907）在对奎宁的研究中发现了首个合成染料——苯胺紫。此后，各色苯胺染料迅速被合成出来，在19世纪60年代已覆盖光谱中的所有颜色，合成染料迅速抢占市场份额。

红色一般提取自植物和矿物，如茜草、红花、朱砂、赭石等等。亚欧大陆其他区域的红色颜料和染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新疆扎滚鲁克墓群出土的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的服饰上已出现原产南欧的克孜胭脂虫（*Kermes vermilio*），<sup>①</sup> 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丝织物中检测到的染料分子来源即包括波兰胭脂虫（*Porphyrophora poloernica*）。<sup>②</sup> 晋代张勃的《吴录》已记录了产自印度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紫胶虫（*Laccifer lacca*）。<sup>③</sup> 而在明清之际，由美洲大陆胭脂虫（*Dactylopius coccus*）制作的颜料传入中国，称为洋红（*cochineal*），如今仍是国画中常见的红色颜料之一。

胭脂虫既用作颜料，亦用于纺织品染色。在西班牙入侵之前，美洲的阿兹特克人早已发现了可以从寄居仙人掌上的雌性蚧壳虫体内提取红色的秘密。胭脂虫是美洲土著最重要的天然红色来源，也是他们治疗烧伤的药品。<sup>④</sup> 在阿兹特克人的纳瓦特尔语（Nahuatl）中，这种虫子被称为“nocheztli”，意为仙人掌刺梨果的血液——爬在仙人掌上密密麻麻的胭脂虫令阿兹特克人想起流血的伤口。胭脂虫制品被称为“tlapalli”，它在纳瓦特尔语中也是“颜色”“染色”“染过色的东西”的意思，包含一切颜色，但尤指胭脂虫的红色。<sup>⑤</sup> 16世纪初期，晒干的胭脂虫“nocheztli”一词出现在记载阿兹特克帝国各省贡品的抄本（*Matricula de tributos*）中，年贡额为65包（约9750磅）。<sup>⑥</sup> 1521年，当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征服阿兹特克帝国之后，西班牙人立刻发现了胭脂虫的价值。科尔特斯在向查理五世的汇报中提到了这种美洲用以染色的虫子，称之为“grana”（之后在西班牙语中亦称为“grana cochinitilla”或“cochinilla”），而查理五世在1523年

① Jian Liu, Wenying Li, Xiaojing Kang, Feng Zhao, Mingyang He, Yuanbin She, and Yang Zhou, “Profiling by HPLC-DAD-MSD Reveals a 2500-years History of the Use of Natural Dyes in Northwest China,” *Dyes and Pigments*, Vol. 187, 2021, pp. 109-143.

② 见宋殷《新疆尼雅遗址95MNIM1:43的纤维和染料分析所见中西交流》，《敦煌研究》2020年第2期。

③ 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九，日本国立图书会藏万历二十四年金陵胡承龙刻本，第12页a。

④ 见 Robin Arthur Donkin, “Spanish Red: An Ethnogeographical Study of Cochineal and the Opuntia Cactu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67, No. 5, 1977, p. 12.

⑤ 关于“血液”与“胭脂虫”以及纳瓦特尔语中胭脂虫相关词的含义，见Élodie Dupey García, “Aztec Reds: Investigating the Materiality of Color and Meaning in a Pre-Columbian Society,” in Rachael B. Goldman, ed., *Essays in Global Color History: Interpreting the Ancient Spectrum*,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16, pp. 245-264.

⑥ Robin Arthur Donkin, “Spanish Red: An Ethnogeographical Study of Cochineal and the Opuntia Cactus,”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67, No. 5, 1977, p. 21.

的信件中催促科尔特斯将阿兹特克人的胭脂虫输入西班牙以充实国库。<sup>①</sup>

不晚于 1526 年，胭脂虫已传入欧洲，并沿着西班牙人的全球贸易网络，输往世界各地。<sup>②</sup> 胭脂虫红的饱和度与持久度均超过了旧大陆从植物及动物中提取出的红色类型，这让它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美洲商品之一。美洲胭脂虫贸易虽然没有立刻摧毁由威尼斯商人控制的地中海区域的克孜胭脂虫及波兰胭脂虫贸易，但美洲胭脂虫逐渐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红色染料来源。<sup>③</sup> 此后胭脂虫亦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sup>④</sup> 为垄断胭脂虫贸易的高额利润，在 1821 年墨西哥独立之前，西班牙帝国牢牢控制着生产胭脂虫红的秘密，不仅禁止出口活体胭脂虫，更禁止外国人进入胭脂虫的生产区域——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Oaxaca）地区。<sup>⑤</sup>

约在 16 世纪末，美洲胭脂虫进入中国。西班牙多明我会神父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 1499—1590）在《新西班牙事物通史》[*La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osas de Nueva España (c.1570)*]，又名《佛罗伦萨抄本》(*Florentine Codex*)] 中提到“在 16 世纪 70 年代，中国、土耳其及世界各处都将胭脂虫（grana）视为珍品”<sup>⑥</sup>。如果胭脂虫最早由西班牙商人带入中国，这段历史很可能与跨太平洋航线的开通有关。1565 年，西班牙航海家乌达内塔（Andrés de Urdaneta, 1508—1568）发现了太平洋自西向东的航线，成功从菲律宾宿务返回了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这也开启了西班牙殖民菲律宾的时代（1565—1898）。1571 年，西班牙人占领了吕宋马尼拉城，并与中国商人建立商贸合作关系，美洲与亚洲的贸易通过菲律宾建立起

① Hernán Cortés, *Cartas de relación de la conquista de México*, Madrid: Espasa-Calpe, 1940, pp. 96-100. See Raymond L. Lee, “Cochineal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New Spain to 1600,” *The Americas*, Vol. 4, No. 4, Apr., 1948, p.454.

② See Raymond L. Lee, “American Cochineal in European Commerce, 1526-1625,”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23, No. 3, 1951, pp. 205-224.

③ See Raymond L. Lee, “American Cochineal in European Commerce, 1526-1625,”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23, No. 3, 1951, pp. 205-224.

④ Barbara C. Anderson, “Evidence of Cochineal’s Use in Painting,”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45, No. 3, 2014, pp. 337-366.

⑤ 与此有关的一个著名故事是法国植物学家蒂里·德·梅农维拉（Thierry de Menonville）在 1776 年偷偷进入瓦哈卡地区成功走私活体胭脂虫，之后在法属海地进行饲养并取得一定成功。但在梅农维拉死后，该胭脂虫种植园荒废。

⑥ Bernardino de Sahagún, *La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Cosas de Nueva España (c.1570)*, ed. A. M. Garibay, Mexico: Editorial Porrúa, 1956, p. 341.

来。最晚在 16 世纪 80 年代，胭脂虫已被运往菲律宾。<sup>①</sup> 在贸易中，马尼拉的中国商人有可能接触到这个颜料。另外，欧洲传教士此时也将欧洲流行的胭脂虫红颜料带入了中国——在这条线路中，美洲胭脂虫跨越大西洋与印度洋，最后通过澳门进入中国。

在中国，胭脂虫红颜料最早被称为洋红，但这并非唯一术语。程美宝的研究还揭示了 18 世纪、19 世纪广东、福建地区使用的另一个词：“呀兰”或“呀兰米”。这是粤语对西班牙语词“grana”的音译。<sup>②</sup> 刘梦雨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亦提到康熙在《几暇格物编》（1732）中对胭脂虫的音译名称“各作泥腊”（译自葡语名）。而“呀兰米”还出现在《海国图志》（1843）、《瀛寰志略》（1849）、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编纂的《上海方言词汇集》（1869）及巴色会传教士为客家子弟读书识字编写的《启蒙浅学》（1880）中，是 19 世纪常见的民间词语。<sup>③</sup> 与“洋红”作为颜料的称呼不同，“呀兰米”主要指代胭脂虫红染料。此外，在 19 世纪下半叶，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在译介西方科学知识时引入了“呀兰米虫”一词。随着胭脂虫红贸易在亚洲的扩大，中文对胭脂虫的称呼，“呀兰米”与“呀兰米虫”，也逐渐传入了日本。查阅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大日本外国贸易年表》，“呀兰虫”已成为进口美洲胭脂虫的标准译名。<sup>④</sup> 除此之外，19 世纪的中英字典中还有“高迁尔厘”，法汉词典中有“花金皂”等译名。<sup>⑤</sup> 目前汉语中的标准名称“胭脂虫”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初上海的报刊中。虽然“胭脂虫”在汉语中是一个意义清晰的词，但它可能是从日语而来的借词——在明治维新译介西方知识的浪潮下，“胭脂虫”已出现在 19 世纪末的日本杂志中。<sup>⑥</sup> 虽然中文文献中出

① Francisco de Florencia, *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 la compañía de Jesus de Nueva-España*. tomo.1,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J., 1956, p. 262.

② 程美宝：《试释“芽兰带”：残存在地方歌谣里的清代中外贸易信息》，《学术研究》2017 年第 11 期。

③ 刘梦雨：《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9，第 401—404 页。

④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及 19 世纪 90 年代的《大日本外国贸易年表》的“染料及彩料类”中，“cochineal”对应词为“呀兰虫”，主要从美国进口。例如，大藏省编《大日本外国贸易年表》（明治 20 年），东洋书林，1888，第 93 页。

⑤ “高迁尔厘”，见唐廷枢《英语集全》第 3 册，1862，第 33 页。“花金皂”，见 Paul Hubert Perny, *Appendice du dictionnaire français-latin-chinoi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parlée*, Paris: Maison-neuve et cie, 1872, p.78; Gabriel Lemaire and Prosper Giquel, *Dictionnaire de poche français-chinoi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4, p.56.

⑥ 在日本 19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的词典及科学著作中已将“cochineal”称为“胭脂虫”。见高桥五郎《汉英对照いろは辞典》，小林家藏版，1888，第 1079 页。中江笃介、野村泰亨：《仏和字彙》，仏学研究会，1893，第 239 页。

现过众多关于这种美洲蚘壳虫及其制品的术语，今天只有胭脂虫与洋红仍具有生命力，其余名称已被逐渐遗忘。

中文对美洲胭脂虫的命名不仅呈现了名物翻译的历史，还揭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对于不同渠道传入中国的同一外来商品的不同认知。“洋红”指称的是美洲胭脂虫红的外来红色颜料属性，亦可作为具有该属性物品的一般名称——在 19 世纪的双语字典中，从土耳其进口的红色颜料（提取自茜草）也称为洋红。<sup>①</sup>“各作泥腊”由耶稣会士从欧洲传入清宫之中，是一个仅在清朝宫廷与耶稣会士间交流的知识术语，在这个小圈层之外未有传播。“呀兰”或“呀兰米”是广东、福建港口的西方商船带来的染料，它流行于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以及海关官员之中，随着商品的普及，也成为日常用语，甚至作为歌词进入广东的南音歌谣。“呀兰米虫”及“胭脂虫”则强调了该商品的生物属性，它们出现在昂贵的红色染料被廉价化学合成颜色替代之时，标志着对舶来词背后所蕴含的科学知识的探索。而最终从“呀兰米虫”到“胭脂虫”的转换，具有本土色彩的“胭脂”替代了外语音译词“呀兰米”，则是新兴的大众媒体对异域新闻传播的结果。

本文追溯从洋红到胭脂虫等指向美洲红色颜料的中文术语是如何生成并发展的。需要指出的是，昂贵的美洲胭脂虫红从未在中国成为大众消费品。美洲胭脂虫在中国的历史不仅是早期近代西班牙帝国垄断商品全球史中的一环，各项名称的生成也是全球史与地方史互动的案例。<sup>②</sup>从知识史的角度来说，19 世纪末翻译与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活动是促成美洲胭脂虫中文名称转变的重要节点，然而，术语名称的更迭并非进步的词替代落后的词。本文旨在说明“洋红”、“各作泥腊”、“呀兰米”、“呀兰米虫”与“胭脂虫”名称背后知识形成与变迁的历史。对同一舶来品的不同命名揭示了知识的传播渠道及读者群体。这些词在贸易、传教、书籍、大众媒体传播的网络中形成，并受到外部世界胭脂虫产量、价格、用途的影响，反映为不同人群对胭脂虫知识的多样化接受。

① 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oochow: Rozario, Marcal, and Company, 1872, p. 294.

② 从全球史与地方史互动的角度出发，笔者已另撰文“*In the Weft of Words: Mapping Global and Local Histories in the Chinese Terminology for American Cochineal*,”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forthcoming, 2024)。本篇中文稿是英文稿的简化版，主要关注词语本身的变化。关于胭脂虫名称背后更多的信息，尤其是全球史、贸易史、物质文化史等方面，可参阅笔者英文稿。

## 一 “洋红”与中国绘画

于非闇（1889—1959）在《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中称，1582年后，西洋红颜料在波臣派画家曾鲸所创作的肖像画中已有所使用。<sup>①</sup>曾鲸出生于福建莆田，或许在南京之时，他通过与利玛窦的交往接触到了洋红颜料。在该书的注释中，修订整理者刘乐园补充认为曾鲸在绘制《王时敏小像》（1616）时，为人物嘴唇部分所施颜料即为洋红。

洋红是上等的颜料，以颜色艳丽夺目而效果持久著称，且“不浸湿纸背，不染笔毛”，尤其适合花卉画。<sup>②</sup>18世纪末画家连朗评价洋红“其为物也，见水即化，毫无渣滓，其为色也，淡而甚鲜，浓而不黑，染百花瓣，别具娇艳之姿，染美人面，自发桃花之色，赭与脂皆逊三分也。盖燕脂多染，则浓而带黑，洋红多染，则厚而仍鲜。丹砂之上加染数次，倍觉鲜艳夺目，入花青合成莲色，更妍妙异常，是洋红在五色之外而置之五色中，可谓出类拔萃者矣。用洋红之法，宜施粉地，不宜单用，宜绢素矾纸，工细勾染，不宜生纸，写意虽写意，单用亦胜燕脂。然贵重之品，雅宜珍惜也”。<sup>③</sup>因为稀少，此时洋红主要为花卉或人面染色，亦与其他颜料（如紫胶红）混用来提亮颜色。

18世纪，洋红在中国的昂贵极其价格，主要供清宫使用。据《澳门记略》（1751）所言，“有洋红，有洋青。洋红特贵，白银一金易一两（四两为一金），色殊鲜丽可久，岁以之供内库”。<sup>④</sup>洋红在澳门的价格为白银的四倍，并非普通画家可以负担，而内务府所收洋红的确出现在清宫绘画中。在18世纪中期的乾隆帝肖像画中，耶稣会画师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用昂贵的胭脂虫红刻画了皇帝的嘴唇，而其余部分施染的红色颜料则来自紫胶红。<sup>⑤</sup>

① 于非闇著，刘乐园修订整理《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修订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第44页。

② 于非闇著，刘乐园修订整理《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修订版），第44页。

③ 连朗：《绘事琐言》卷四，雨金堂藏板嘉庆四年刊本，第6页a—b。

④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下卷“澳蕃篇”，西版草堂藏版，第42页a。

⑤ 见 Giuseppe Castiglione, “Portrait of the Qianlong Emperor as the Bodhisattva Manjusri,” (Mid-18th Century),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See Blythe McCarthy and Jennifer Giaccai, eds., *Scientific Studies of Pigments in Chinese Paintings*,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s Ltd., 2021, p. 64.

高价的洋红由海舶携来，福建、广东地区尚有渠道获取，而北方则全无出售。除作画外，在福建漳州地区，这种进口颜料还用于制作高级印泥。陈克恕《篆刻针度》（1786）提到，“近有一种洋红，用以配合印色，其鲜艳更胜于珊瑚，古所未有”。<sup>①</sup>相传始制于康熙十二年（1673）的福建漳州八宝印泥中即添加了洋红，价格昂贵，在乾隆时期（1746）成为贡品。<sup>②</sup>由于稀有，北方画家对这一颜料知之甚少。连朗亦在《绘事琐言》（1791）称：“古未闻有洋红也，近日画家始用之……可知洋红传至中华未久，是以山经莫载、海志无考。但知其色之极妍，而不知本系何名、产于何处、抑系何物炼成。”<sup>③</sup>

连朗好奇洋红的制作原料，但在询问洋商后，却得到不同的答案。“或曰：用中国银朱烧提出标，即为是物。或曰：有山蚁，长寸许，白腰，以针刺破其腰，出血，渍于石上，干即浮起，扫而积之，盛以玻璃瓶，故嗅之有腥气。或曰：紫柳所煎，即洋燕脂。”<sup>④</sup>无论是银朱标、山蚁还是紫柳，连朗只能通过自己的颜料制作经验来进行辨析。他认为“按山蚁之说，近于藤黄，为莽蛇矢。银朱标亦有腥气，而入水无质，且色带紫，近于燕脂”，最终他判断“似非朱标而紫柳为是”。<sup>⑤</sup>此处的“紫柳”为制作“紫胶红”的原料，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昆虫。然而，连朗并不知道，耶稣会士早已向康熙皇帝介绍了关于洋红原料的知识，且康熙亦通过梳理中文文献认为紫柳是制造洋红的原料。

## 二 “各作泥腊”与清宫中的知识传播

康熙五十年（1711）六月初十，在看过广东巡抚满丕所写进贡方物的折子后，康熙留下朱批：“朕体安善。尔去时曾谕凡物不要进，又为何进了？以后若得西洋葡萄酒、颜料则来进，他物都不必进。万有需用之物，则听候颁

① 陈克恕：《篆刻针度》卷七，葛氏啸园光绪丁丑年刊本，第10页a。

② 不过，姚衡（1801—1850）并不认为漳州八宝印泥中掺入了洋红。“漳州印泥，海内无不称誉，其研工实甲于他处，他贵不在朱也，八宝洋红之名，特以之欺瞽俗耳。”姚衡：《寒秀草堂笔记》卷四，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67册，商务印书馆，1935，第101页。

③ 连朗：《绘事琐言》卷四，第5页a。

④ 连朗：《绘事琐言》卷四，第5页a—b。

⑤ 连朗：《绘事琐言》卷四，第5页b。

旨。”<sup>①</sup> 康熙对西洋颜料的兴趣源自清宫中的欧洲画师及西洋绘画。耶稣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 1682—1746）在回忆录称，1711年2月，当他第一次被召入宫中时，便得到了皇帝赏赐的西洋油画的画笔、颜料和帆布，以便进行油画创作。1713年，马国贤再次收到了康熙赏赐的一盒欧洲颜料，这是一个大臣送给康熙的礼物。1720年，在康熙寿辰之时，马国贤进献给康熙皇帝的礼物中也包括了四磅欧洲颜料。<sup>②</sup> 虽然回忆录中没有指明礼物具体是哪些颜料，基础的红色颜料胭脂虫红应是包含在这些作为礼物的颜料之中的——此时美洲胭脂虫已成为欧洲油画中广泛使用的红色颜料（red lake pigment）的基底。<sup>③</sup> 而原产欧洲的克玫兹胭脂虫也在康熙时期进入清宫，但它仅用于治疗康熙皇帝的心悸。<sup>④</sup> 通过与清宫耶稣会士的接触，康熙皇帝了解到关于洋红原料的准确知识。

在康熙皇帝去世（1722）之后，1732年，他的一系列自然知识笔记手稿结集成册，命名为《几暇格物编》，收入《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刊印。《几暇格物编》共有93个条目，其中一条名为“各作泥腊”：

西洋大红，出阿末里噶。彼地有树，树上有虫，俟虫自落，以布盛于树下收之，成大红色虫，名“各作泥腊”。考段成式《酉阳杂俎》有紫蚺，出真腊国，呼为“勒佉”。亦出彼国。使人云，是蚁运土于树端作案结成紫蚺。唐《本草》苏恭云，紫蚺正如腊虫，研取用之。《吴录》所谓赤胶，亦名紫梗，色最红，非中国所有也。又考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云：紫梗，虫名，生于一等树上，其树长丈余，枝条郁茂，叶似橘经冬而凋，上生此虫，正如叶蝶蛸之状，叶凋时虫亦自落，国人用以假色，亦颇难得。又唐人张彦远《名画记》云：“画工善其事，必利其

① 《广东巡抚满丕奏报收成分数并进贡方物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733页。

② Matteo Ripa, *Memoirs of Father Ripa: During Thirteen Years' Residenc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New York: Wiley & Putnam, 1846, pp. 66, 97-98, 111.

③ 关于欧洲绘画中对胭脂虫红的使用，可参考乔·柯比（Jo Kirby）的一系列文章，如 Jo Kirby and Raymond White, “The Identification of Red Lake Pigment Dyestuffs and a Discussion of Their Use,” *National Gallery Technical Bulletin*, Vol. 17, 1996, pp. 56-80; Jo Kirby, Marika Spring, and Catherine Higgitt, “The Technology of Eighteenth-and Nineteenth-Century Red Lake Pigments,” *National Gallery Technical Bulletin*, Vol. 28, 2007, pp. 69-95.

④ 见关雪玲《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12—123页。

器。研练重采，用南海之蚁卵。”按今西洋之各作泥腊，大小正如蚁腹，研淘取色，有成大红者，亦有成真紫者。用之设采，鲜艳异于中国之红紫。是即古之紫铆无疑。而北宋以前画用大红色，至今尤极鲜润者，实缘此也。<sup>①</sup>

康熙知晓制造洋红的原料是产自“阿末里噶”某种树上的一种虫子，名为“各作泥腊”。值得注意的是，因西班牙帝国禁止出口活体的美洲胭脂虫，17 世纪下半叶，就胭脂虫红原料到底是种子还是动物的问题，欧洲科学家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讨论。荷兰显微镜学家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于 1674 年开始观察细菌和微小动物，但当他第一次在显微镜下观察胭脂虫红的结构时，认为它展现出种子而非动物的特性。列文虎克的朋友、英国科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 1627—1691）则通过牙买加总督获知仙人掌的果实腐烂后产生的蠕虫是制作这种染料的原料。当波义耳代表英国皇家学会要求列文虎克再次观察胭脂虫红的性质时，列文虎克承认了标本中的确有可能是动物，至少是动物的某一部分。此外，荷兰生物学家扬·斯瓦默丹（Jan Swammerdam, 1632—1680）先将胭脂虫红用酒精沾湿而后放置于显微镜下观察。他认为这是一种变态昆虫（metamorphosing insect），但其外观类似谷物，并无昆虫特征，应是在蠕虫阶段即进行加工制作的结果。1694 年，法国科学家拉·海尔（Philippe de La Hire）将胭脂虫红标本浸泡数天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清晰的动物结构元素，得到与扬·斯瓦默丹相同的结论。尽管如此，直到法国自然学家勒内·列奥米尔（René-Antoine Ferchault de Réaumur, 1683—1757）的《昆虫史记》（*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s insectes*, 1734）出版，有关胭脂虫红原料的争论才完全停止。<sup>②</sup> 不过，在 18 世纪初，主流意见已接受了胭脂虫红为昆虫颜料的判断，耶稣会士也将这个知识告诉了康熙。另外，虽然当时的普通人对于地名“阿末里噶”十分陌生，但南怀仁为康熙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輿全图》（1674）中已标记了“亚墨利加”（America）以及“新以西把尼亚”（Nueva España，即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的位置，或许康熙对于“阿末

① 李迪译注《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 114 页。

② 从列文虎克到勒内·列奥米尔的史实，见 Jordan Kellman, “Nature, Networks, and Expert Testimony in the Colonial Atlantic: The Case of Cochineal,” *Atlantic Studies*, Vol. 7, No.4, December 2010, pp. 373-395.

里噶”的地理位置有一定认知。

虽得知洋红颜料以大洋远方阿末里噶树上的昆虫为原料，康熙亦好奇中国是否已有关于这种昆虫的知识。前文已经提到，中国本土的红色颜料主要提取自植物和矿物，但也进口了克孜胭脂虫、波兰胭脂虫及紫胶虫等昆虫颜料。虽然美洲胭脂虫在欧洲地区逐渐取代了原有的红色染料与颜料，但印度及东南亚地区仍以紫胶虫为主，而中国亦持续进口紫胶虫。康熙时期可参考的有关紫胶虫的知识主要集成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而李时珍将“紫柳”放在了“虫部”的类目下，讨论其多种名称以及它到底为木为虫。<sup>①</sup>康熙“各作泥腊”条目中从《酉阳杂俎》到《吴录》部分的史料均节录自《本草纲目》。《唐本草》说明了紫柳为“腊虫”，而《酉阳杂俎》言“蚁运土于树端作案结成紫柳”则以之为蚁穴而非昆虫本身。因康熙已默认胭脂虫红为昆虫颜料，故而他并未摘录《本草纲目》中有关紫柳为树脂的信息。<sup>②</sup>

在李时珍的归纳之外，康熙从元代旅行家周达观《真腊风俗记》以及唐代画家张彦远《名画记》的记叙中找到了进一步的线索，确认紫柳即为各作泥腊。在康熙看来，《真腊风俗记》中所谓紫梗虫“叶凋时虫亦自落，国人用以假色”与对各作泥腊描述中的“俟虫自落”几乎一致。此外，根据张彦远“研练重采，用南海之蚁柳”且洋红之鲜妍胜于中国之红紫，故康熙认为清宫中所保存的宋前绘画中至今鲜润的红色部分为“洋红”颜料所绘。

在光绪以前，因康熙御制的《几暇格物编》没有作为单行本印刷，康熙关于洋红的知识主要在宫中流通，仅在小部分人群中传播。嘉庆时期的大臣赵慎畛（1761—1825）所著《榆巢杂识》中收录了“西洋大红”的条目，但仅至“各作泥腊”一词，未录入康熙对“各作泥腊”的考证。<sup>③</sup>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76—1791）挑选了《几暇格物编》93条中的42个条目译成法文，题为《康熙皇帝的物理与自然历史观察》（*Observations de Physique et d'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ereur K'ang-Hi*），发表在1779年耶稣会的《中国丛刊》当中。<sup>④</sup>韩国英对《几暇格物编》的翻

①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九，第11页b—第12页a。

② “《吴录》所谓赤曰：《广州记》云：紫柳生南海山谷。其树紫赤色，是木中津液结成，可作胡胭脂，余滓则玉作家用之，麒麟竭乃紫柳树之脂也。”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九，第12页a。

③ 赵慎畛：《榆巢杂识》（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徐怀宝点校，中华书局，2001，第87页。

④ Pierre-Martial Cibot, “Observations de Physique et d'Histoire naturelle de l'empereur K'ang-Hi,” in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 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Vol. 4, Paris: Nyon, 1779, pp. 477-478.

译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康熙笔记内容的认知，“各作泥腊”（*De la Cochenille*）这一条目也恰好收入了法译本当中。在“*De la Cochenille*”一节，韩国英将“西洋大红”译为“*le beau rouge que nous apportent les Européens*”（欧洲人给我们带来的美丽的红色），点明清宫中洋红颜料的来源。韩国英较为粗略地翻译了康熙记录的中文史料中的“紫柳”（*Te-kin*，也被转写为 *Tsée-y*）、紫梗虫（*Tsee-pien-che*）等内容，略过了一些艰涩部分的词句或术语。韩国英并未评论康熙以“紫柳”为“各作泥腊”的猜测。或许他不能分辨南亚与东南亚的紫胶虫与美洲的胭脂虫，抑或是他自己也没有明白文段中的各种术语。陈受颐认为法译节本《几暇格物编》的译文虽能传达原书大意，但多草率与讹误，且法译节本 42 条的次序完全改变了原书面目，为译者出于自身兴趣的随意选译和排列。<sup>①</sup>“各作泥腊”条的翻译完全符合陈受颐的评价，而康熙对该红色颜料的探索或许是韩国英选译此条的原因。

### 三 “呀兰米”与广州贸易

在广东、福建地区，美洲胭脂虫红则被记载为“呀兰米”或“呀兰（呀兰/芽兰/呀囉）”。相对于颜料“洋红”，“呀兰米”一般被认为是舶来染料，<sup>②</sup>且“呀兰色”也成为猩红色之名。<sup>③</sup>程美宝的研究已经说明这一名称的由来：“呀兰”是对西语“*grana*”的音译，而“米”可能是对米粒形状的拉丁文克玫兹胭脂虫（*coccum*）的意译。<sup>④</sup>虽然这个音译词在汉语中并不指向胭脂虫红的任何物质特性，但它出现在 19 世纪众多双语字典以及广东、福建的海关

① 陈受颐：《康熙〈几暇格物编〉的法文节译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8 期下，1957 年 5 月。

② 程美宝已经提到，在唐廷枢《英语集全》（1862）中，“呀囉米”已经成为一个中文粤语词，归属于“进口颜料胶漆纸札类”下，英语注明这类货品属“*dyestuff*”（染料），且进口税额为乾隆元年（1736）的五倍。“呀兰米”还出现澳门望厦莲峰庙碑记（1801 或 1802）中罗列的八处神帐当中。

③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1828）中记录了“*Ga lan shik* 呀囉色”。

④ 程美宝在托马斯·沃特斯（Thomas Watters）《华文散论》（*Essays on Chinese Language*, 1889）一书中找到了对这一名称的解释。“The cochineal of commerce is known in China by the name *ya-lan-mi*（呀兰米）。Of these characters the last denotes husked rice, and *ya-lan* (or *ga-lan*) represent a foreign word. They are probably for *grana*, which is the Spanish name for cochineal. This last word, as is well known, is derived from *coccum*, which is originally a grain or berry and then the name for the insect from which the material for the dark purple dye is obtained. The carmine obtained from the cochineal insect is also known in China by its Spanish name *carmin*, which becomes *hia-erh-min*（夏儿敏）。”

进出口货物档案中，指向了福建、广东的对外贸易史。

“呀兰米”这一词语揭示了福建、广东人与西班牙人贸易的信息，但在广州市场上，呀兰米的输入链极为复杂，欧洲各国均有向广州输入该商品。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显示，不晚于18世纪30年代，cochineal（胭脂虫/呀兰米）已成为英国船只输往广州的常见贸易品之一。<sup>①</sup>根据菲律宾的档案，1756年，有24艘到30艘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及丹麦船只将呀兰米运往广州。<sup>②</sup>在1764年，广州市场上的呀兰米有至少11担，<sup>③</sup>上等呀兰米在广州的价格是每斤5两（即每担500两），普通呀兰米的价格是每斤3两。<sup>④</sup>

西班牙广州商行的首任大班阿格特（Miguel de Agote）在1789—1795年日记中抄录了进出黄埔港的船只及其货品，包括呀兰米。<sup>⑤</sup>不同年份各国进港船只所携带的呀兰米数量差异巨大。1790—1791年，一艘法国船的进港货物包括了19担（picul）<sup>⑥</sup>呀兰米，超过了当年的西班牙船及英国船。英国船输入黄埔港的呀兰米从2担逐年增多，并从1791—1792年开始超过了西班牙船只，成了广州市场上呀兰米的第一大供应商，且在1794—1795年对中国的出口量达到了97.8担。而西班牙船仅在1790—1794年有向中国出口呀兰米的数据，在13担至19担之间波动。

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与十三行行商合作获取中国市场的需求信息，此时有关呀兰米的情报主要来自同文行的巨贾潘有度（1755—1820）。<sup>⑦</sup>180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市场投资了46担呀兰米，但因输入过多，破坏了呀

① 此处感谢范岱克（Paul van Dyke）老师对本文所使用到的东印度公司档案数据的指导。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Indian Office Record），在18世纪30年代已有较多英国船向中国出口胭脂虫的数据（1732年、1735年、1737年、1738年）。记录在18世纪40年代、50年代较为缺乏，但从1764年起，档案数据增多，尤其是到70年代。18世纪90年代以前的数据，见British Library, IOR G/12/33, 35, 38, 42, 43, 44, 45, 54, 58, 61, 62, 63, 64, 67, 80, 83, 94; R/10/4, 5, 6, 9。

② Francisco Leandro de Viana, “Memorial of 1765,” in 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tran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03*, Vol. 48, Cleveland, Ohio: The Arthur H. Clark Company, 1907, p. 275.

③ 4艘法国船只携带了5.55担呀兰米，两艘丹麦船只携带了5.52担呀兰米。见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p. 120。

④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5, p. 119.

⑤ Manuel de Agote's diaries (1779-1797), Euskal Itsas Museoa, San Sebastian, Spain, <https://itsasmuseoa.eus/en/collection/typology/the-manuel-de-agote-collection>.

⑥ 每担约60公斤。

⑦ 见程美宝《试释“芽兰带”：残存在地方歌谣里的清代中外贸易信息》，《学术研究》2017年第11期。

兰米的市场价格。《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记录，1802年的英国殖民地官员认为，中国对胭脂虫红的“年需求一般只有10—12担，通常的价格约为每担800—1000银元。它们通常由西班牙人的渠道从阿卡普尔科（原始价格为每担200—225银元）经由马尼拉运往广州。因而，当供应量为年需求的四倍时，（中国市场上胭脂虫的）卖出价格很难高于420银元”。<sup>①</sup>然而，以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与西班牙广州商行大班记载的信息有所出入。在阿格特1789—1795年日记中，仅有两年输入的呀兰米低于12担，1794—1795年英国输入的呀兰米数量已接近百担，远超过1802年英国所宣称的中国市场年需求量。

然而，由于价格昂贵，中国市场对于洋红的消费量仍然较少。这对应连朗在《绘事琐言》中所言，只有广东、福建地区可买到洋红颜料。不过，这一状况在19世纪各国打破西班牙帝国对美洲胭脂虫的垄断后缓解。从18世纪末开始，英法等国已试图在其殖民地饲养胭脂虫，而在1821年墨西哥独立之后，在英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西班牙大加纳利群岛及美国成功引进了胭脂虫种植园。在19世纪中期，伴随着全球胭脂虫红产量的激增，胭脂虫红的价格也逐渐跌落。1818年，英国商人运往广州65担呀兰米，56635两（即每担871.3两）的原价并没有将其卖出，最终成交价为25272两（即每担388.8两）。<sup>②</sup>根据《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道光十四年（1834）“省城洋商与各国远商相交买卖各货现时市价”，经摘呀兰米每担280—310银元，而未摘呀兰米每担为180—200银元。<sup>③</sup>虽然广州市场的呀兰米价格不断下跌，但仍然十分昂贵。到了19世纪60年代，每担呀兰米已降至120银元以下，之后进一步下降。<sup>④</sup>

#### 四 “呀兰米虫”与科学翻译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胭脂虫产量的提高，中文著作中有关呀兰米各类知

①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2, pp. 388, 390.

② Hosea Ballou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2, p. 330.

③ 爱汉者等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第80页。

④ 关于1861—1866年的进口数据，见 *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Year 1866*, Shanghai: Imperial Customs' Press, 1867, pp. 53-54.

识迅速增加。首先是产地知识。在遍历南洋各地和世界各国的广东人谢清高口述成书的《海录》（1820）中，记录“咿哩干国”（即美国）土产有“金、银、铜、铁、铅、锡、白铁、玻璃、沙藤、洋参、鼻烟、呀兰米洋酒、哆啰绒、羽纱、哔叽”。<sup>①</sup>在此书的“英吉利国”条下亦记载“呀兰米酒”。<sup>②</sup>此处的“呀兰米洋酒”及“呀兰米酒”均指“cochineal tincture”，这是将呀兰米浸入酒中制成的某种药酒。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游历欧洲各国的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亦记录英国人往冰激凌中加入呀兰米作为红色素。他将“呀兰色”视为一个中文词，并记录其英文名为“扣池呢拉”（cochineal）。<sup>③</sup>除了中国人的游记，在鸦片战争之后，来华传教士开始用中文编纂一系列世界地理书籍，如郭士立（Karl Gützlaff, 1803—1851）《万国地理全集》（1843）、马礼逊父子《外国史略》（1847）、玛吉士（Martino José Marques, 1810—1867）《外国地理备考》（1849）等等。在这些地理书中，有关呀兰米原产地的知识，从康熙时期模糊的“阿末里噶”转变成具体的“默西可国”（即墨西哥）。而这些传教士的地理著作被魏源《海国图志》（1852）广泛引用，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此时书籍中有关呀兰米产地的知识虽较康熙时期更为精确，但它们仅被列为地方土产。

19世纪下半叶，另一个术语“呀兰米虫”诞生，指向美洲胭脂虫红背后的科学知识。这个术语的诞生与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背景有关，尤其是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的翻译活动。在洋务派官员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之后，他们意识到翻译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性。1868年，江南总局设立了翻译馆，聘请中外学者翻译西方书籍，傅兰雅即为首席翻译之一。在上海期间，傅兰雅于1874年创办了格致书院，在1876年创办了第一本中文科学杂志《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后改名为*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在《格致汇编》第1卷第11期（1876）的“格物杂说”专栏，傅兰雅向读者们介绍了“呀兰米虫”：

此虫之体所成之红色染料最为鲜美，但其所食之花草，只有一种，生于热地，原为南亚美利加所生，后西历一千八百年在加那里海岛种之，虽甚茂盛然，其价极贵，而所成之呀兰米虫亦不敷用。一千八百四十八

① 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商务印书馆，2016，第271页。

② 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第259页。

③ 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10册《八述奇》卷一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203页。

年，其虫每磅之价约银二两，而养虫之费不过五钱，故大得其利。本岛所有之地，大半种此草，以致食粮不能种，必从他处运来。后每年所产者极多，则价渐廉。一千八百六十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年之间，其价仅一两银一磅，至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只五钱银一磅，而至今，其价大落，种草养虫之人甚少，几废此业。此染料最贵之时，有化学家考究新法以他料代之，大得其益，所以因此二故，此染料不多用，而本岛之贸易亦渐衰矣。<sup>①</sup>

这一段首次向普通读者介绍了呀兰米的原料实则是一种虫子——“呀兰米虫”。耶稣会士向康熙介绍的昆虫颜料知识在约 150 年后成为面向大众的科普知识。在生物知识之外，傅兰雅以西班牙加纳利岛胭脂虫产业的兴衰为例说明了该昆虫颜料在 19 世纪的社会史。而在 19 世纪末，德国所产化学合成的红色染料逐步替代了这种昂贵的天然染料，胭脂虫贸易式微。

当胭脂虫成为域外知识主题，有关这一类昆虫的知识在三年后出现在第一本介绍西方医学知识的著作中。1879 年，由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的《西药大成》<sup>②</sup> 刊布，译自英国医生来拉（John Forbes Royle, 1798—1858）等人所著《本草与治疗学手册》（*A Manual of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许多昆虫颜料都被用作药物治疗疾病，如南欧橡树上的克玫兹胭脂虫可制成药酒治疗心悸，美洲土著也将胭脂虫用作药物。尽管来拉医生认为美洲胭脂虫主要用作颜料，为药无甚大用，《本草与治疗学手册》中仍然收录了美洲胭脂虫（*Coccus cacti*）这一词条。《西药大成》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此类用作红色染料的昆虫及其产地，如生于橡树上的克蜜士虫（*Kermes insect*，即克玫兹胭脂虫），产自印度树上的拉克虫（*lac insect*，即紫胶虫），舍来克（*shell-lac*），波兰壳可司（*Coccus polonicus*，即波兰胭脂虫）等等。但就“真呀兰米虫”而言，墨西哥国凉爽处的“华沙加”（*Oaxaca*）等处所产“细粒”（*grana fina*）与往南更热之处的“委拉古庐斯”（*Vera Cruz*）与巴西国（*Brazil*）所产“野粒”（*grana silvestre*）不同，前者质量更佳。“细粒”与“野粒”对应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价格不同的

① 《格致汇编》，第 1 卷第 11 期，1876 年，第 12 页。

② 该书初版刊印于 1847 年，由英国医生海德兰（*Frederick William headland*）帮助并增删了第 2 版（1855）至第 5 版（1867），而第 6 版（1876）则经英国学者哈来（*John Harley*）增删。《西药大成》前 13 册对应第 5 版《本草与治疗学手册》，序言及后 3 册译自第 6 版的补充内容。

“已摘”与“未摘”呀兰米。《西药大成》亦精确指出，唯寄生仙人掌叶上的雌性胭脂虫体内可提取卡尔米尼克酸（Carminic acid），即现在所称“胭脂虫酸”，用以制造红色染料。<sup>①</sup>傅兰雅与赵元益的《西药大成》还在原书之外附上了两幅插图，方便读者了解该仙人掌及雌、雄胭脂虫不同之处。在《西药大成》刊印之后，傅兰雅辑录了《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用以规范译词。其中表示胭脂虫属的拉丁词“Coccus”音译为“壳可司”，也对应“呀兰米”。<sup>②</sup>

在19世纪末，呀兰米仍出现在中国海关进口商品条目当中，呀兰米虫亦成为这种蚱壳虫在汉语中的种属名。虽然从“呀兰米”到“呀兰米虫”仅是术语上的一小步，指向该舶来品的生物属性，但这个术语背后的社会关注与“洋红”、“各作泥腊”及“呀兰米”完全不同。“呀兰米虫”是面向大众的一个域外知识主题，不再侧重美洲胭脂虫的商品性或颜色性，词语主要关联着知识的传播。“呀兰米虫”以及各类动物染料的知识此后出现在晚清西学汇编丛书的化学知识部分，如《西学大成》（1888）、《西学富强丛书》（1896）、《时务通考》（1897）等等。<sup>③</sup>虽然这种对舶来品背后知识而非商品本身的关注持续到20世纪，但19世纪末美洲胭脂虫贸易的衰微也预示该术语最终将走向被遗忘的命运。

## 五 胭脂虫与域外珍品

进入20世纪，受日语词汇的影响，一个新的术语“胭脂虫”出现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中，介绍这种用以染色的昆虫。在20世纪初，有一段“呀兰米虫”与“胭脂虫”并存的时期，随着呀兰米贸易的衰落，“呀兰米虫”一词被“胭脂虫”取代。

根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胭脂虫”一词最早出现在1913年9月1日《时报》“珍闻俱乐部”专栏，与“铁叶花纹”及“非洲纸刀”等异域知识并列。

① 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西药大成》第9册，江南制造总局，1879，第15—16页。

② 傅兰雅辑《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江南制造总局，1887，第16页。

③ 王西清、卢梯青编《西学大成》，醉六堂书坊，1885；张荫桓辑《西学富强丛书》，鸿文书局，1896；杞卢主人：《时务通考》，点石斋，1897。

胭脂虫：此乃仙人掌上之害虫也。产于墨西哥之山地。后经染色家之试验，以其可为洋红（红之鲜明者曰洋红）也。遂以为益虫。因而饲之。喜栖于竹叶及百草木之嫩叶上。身极小，其种乃胎生，背后有两个细管突起。泌出一甘露以诱蚁。依蚁之力，迁带其种子于各处云。<sup>①</sup>

在此篇小文中出现“胭脂虫”及“洋红”，但作者未提及“呀兰米”。此外，作者并不认为“洋红”是一个日常词语，专门在括号中指出“红之鲜明者曰洋红”。但提到“墨西哥”时，作者并未对这一地名作出任何介绍，默认读者知晓墨西哥的地理位置。这篇“科普”文章中充满谬误，如误以为胭脂虫为胎生及胭脂虫的繁育依靠虫尾泌出的糖液吸引蚂蚁帮忙播撒“种子”。然而，这篇文章却比《西药大成》或《格致汇编》中的有关知识更受欢迎，传播更广——该文改换题目又发表在 1914 年《民权素》第 3 期中。<sup>②</sup> 虽然这篇文章错误地使用了“种子”一词，但就洋红原料是种子还是昆虫的争论从未在中国发生。

随着洋红颜料为美洲蚱壳虫所制的知识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如何用呀兰米虫制造洋红成为另一个流行的科普主题。早在 1892 年春季刊《格致汇编》介绍美国“农务院略章细目·第三十五门”中，就出现了“养呀兰米虫法”“制呀兰米红料法”条目。<sup>③</sup> 而在 20 世纪初，洋红的制作成为报刊科普文章中的常见标题。1909 年，《广东劝业报》刊登了《西洋红之制法》。<sup>④</sup> 1910 年，《闽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洋红原料》的科普文章，说明该颜料由名为“哥鸡尼儿”（cochineal）的小虫混合数种药品制造，雌虫 7 万头仅得洋红 1 磅。<sup>⑤</sup> 在 1913 年《进步》杂志“小制造厂”专栏，计然发表了制作洋红的文章，其中用词为“呀兰米”，用巴西木制造红墨水的文章紧随洋红制造之后。<sup>⑥</sup> 但这个专栏的文章广泛使用各类术语，意在发表技术类而非科普类的知识。此后，发表在《家庭常识》期刊第 2 集（1918）及第 8 集（1919）中

① 《时报》1913 年 9 月 1 日，第 10 版。

② 《瀛闻：胭脂虫》，《民权素》第 3 期，1914 年。

③ 傅兰雅辑《格致汇编》第 6 册，南京古旧书店，1992，第 338 页。

④ 《西洋红之制法》，《广东劝业报》第 89 期，1909 年，第 28—29 页。

⑤ 《洋红原料》，《闽报》1910 年 6 月 30 日，第 4 版。

⑥ “呀兰米一磅四两，冷热水四加仑，以呀兰米磨粉，加入水中煮之，加纳养炭养少许，煮十分时，去火，复加明矾粉六钱，搅三五分时，待各物下沉，将面上之水倾去，取下沉物质，用绢沥干，待冷，加蛋白二枚，此红色料用处极多。在我国购办巴西红木，颇不易，易红墨水与人造胭脂等物。可以此红料为之。”计然：《洋红》，《进步》“小制造厂”专栏第 4 卷第 2 期，1913 年，第 13 页。

的“洋红制法”文章，作者称洋红的制作原料为“呀兰虫”。<sup>①</sup>20世纪第二个十年是“胭脂虫”与“呀兰米虫”二词共存的时期，但胭脂虫逐渐成为主流术语。

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遗忘了“呀兰米”的含义。1936年《河北民政月刊》的“公牒”中载有1936年2月“指令安次县县政府据呈为检送够买戒烟药品成分清单请鉴核等情所开芽兰米系何药品应饬查明具由”一条，声称“芽兰米一药，并非部颁《中华药典》法定名称，究系何种药品，应饬查明，连同拉丁原名具报查核，即遵照附件暂存此令”。<sup>②</sup>尽管在光绪年间（1875—1908）张德彝还认为“呀兰米”是一个本土词语，在20世纪30年代，它已成为一个词义不明的外来词药物名称，并未收入《中华药典》。另外，“胭脂虫”一词的权威性则伴随着更多的科普文章而得到确认。20世纪30年代，这些科普文章除讲解洋红的制法与原料外，<sup>③</sup>还介绍女士所用口红胭脂膏制自一种栖息于仙人掌上的胭脂虫，<sup>④</sup>介绍美洲印第安人如何使用胭脂虫，<sup>⑤</sup>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讲解昆虫颜料的文章仅关注美洲胭脂虫而非列出不同的种类，且某些科普文章的作者认为仅有洋红一种是从昆虫体内提取出的颜料。这些认知铺垫了此后胭脂虫成为指向提取红色色素昆虫的通用名，如克孜胭脂虫亦在汉语中被称为胭脂虫，而傅兰雅《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为拉丁词“Coccus”给出的两个规范译词均被遗忘。

进入20世纪40年代，科普文章对洋红的介绍更加深入。在1947年《小朋友》杂志刊登的《做洋红原料的胭脂虫》一文中，作者具有洞察力地指出养殖胭脂虫之于广植仙人掌的墨西哥正如养蚕之于广植桑树的我国江南一带，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作者亦指出“这种虫又名呀兰虫，也是属于呀虫的一类”。在“呀兰米”一词的各种变体中，口部的“呀”暗示此词的音译性质，草字头的“芽”或误以为该颜料来自植物，而此处虫部的“呀”则指向其昆虫属性。

此外，“呀兰米”词本身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与胭脂虫贸易兴盛以“呀兰米”为通用语不同，从19世纪末开始，其留下的记录多为“呀兰”，如前述段落中提到的两处“呀/呀兰虫”。1872年的《英华萃林韵

① 汴良：《洋红之制造法》，《家庭常识汇编》第2集，1918年，第144页；吴廷扬：《洋红制法》，《家庭常识汇编》第8集，1919年，第123页。

② 《河北民政月刊》1936年2月，第28页。

③ 徐学文：《做洋红原料的胭脂虫》，《小朋友》第832期，1947年，第12—13页。

④ 《胭脂岛》，《世界画报》第3期，1935年，第14页。

⑤ 《胭脂虫》，《农林新报》第13卷第1期，1936年，第28页。

府》(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中记录了广州商铺双语广告中的各种真囍丝带、呀囍各色绒丝布料，其英文对应词为“True cochineal dyed sashes/floss/silk”。<sup>①</sup> 此处的呀兰米缩写为“囍”或“呀囍”。当“呀兰米”一词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逐渐被遗忘，它仍保留在广州南音的歌谣中，剩“芽兰”二字。如程美宝所指出，在《南烧衣》中有“烧到芽兰带，重有个对绣花鞋……呢条芽兰带，小生亲手买，可惜对花鞋重绣得咁佳”的歌词，这展示了用胭脂虫红所染的丝带或呢绒带在广州是一件较为日常的物品。<sup>②</sup> 此外，广东木鱼书《三姑回门》中亦有“黑绫裤捆牙囍带，重有东波裙衬个对小小金莲”一句。<sup>③</sup>

“呀兰米虫”与“胭脂虫”所指涉之生物相同，但前者在构词方面偏向外来语，后者更具有本土性（尽管这是一个源于日语的借词）。因此，相较而言，意义明确的“胭脂虫”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此二词分别兴盛于广东与上海，其变迁反映了鸦片战争后的历史演变——以上海为代表的通商口岸新贸易秩序替代了以广州为中心的旧贸易体系。

## 六 结论

外来词汇的本土历史并非只是语言的翻译史。从“洋红”到“胭脂虫”，命名这种美洲蚱壳虫的中文术语各自关联着一段特定的历史以及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生成的知识，勾勒出从 18 世纪初到 20 世纪初的历史变迁。在 18 世纪，进口的洋红与紫胶红均是由昆虫制成的上等红色颜料，且有时在绘画中混合使用，故康熙与连朗均认为制作紫胶红的紫柳是洋红的原料。呀兰米音译了西班牙语单词“grana”，关联着西班牙帝国垄断下的胭脂虫贸易史。虽然从事贸易的商人及海关官员了解呀兰米的昂贵价格，但这个术语主要是地方性知识，流行于福建广东地区的历史最长。在 19 世纪，“呀兰米”已完全成为一个本土词，伴随着对世界地理与西方科学知识的关注，“呀兰米虫”出现。而随着呀兰米贸易的衰落与对西方知识兴趣的持续上升，以本土的“胭脂”来描述这种域外昆虫性质的“胭脂虫”一词最终得到广泛传播。

① Justus Doolittle,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 444.

② 见程美宝《试释“芽兰带”：残存在地方歌谣里的清代中外贸易信息》，《学术研究》2017 年第 11 期。

③ 《三姑回门》上卷，第七甫五桂堂机器版，第 2 页 a。

此外, 只有该词所附着的历史仍在进行之中, 词语本身的生命才得以存续。洋红约从 16 世纪末成为国画的颜料, 使用至今, 故“洋红”一词在汉语中仍具有活力。康熙与耶稣会士使用的“各作泥腊”一词则在 18 世纪东西交流结束后被遗忘。粤语音译词“呀兰米”的生命周期随着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逐渐被以上海为代表的条约港口取代而走向结束, 而上海所发行的报刊中广泛使用的“胭脂虫”最终成为这种蚘壳虫的种属名。

## From *Yanghong* to *Yanzhichong*: Naming and Knowing American Cochineal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Yan Nip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rminology for American cochineal from the early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Native to Mexico, the cochineal insect is known for its rich dye content, which yields an intensely brilliant and enduring red color. After the Spanish conquest of Mexico in the 1520s, cochineal emerg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fitable American exports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under the Spanish Empire, surpassed only by silver. By the sixteenth century, American cochineal gained global popularity and made its way into China as a luxury red pigment, and it was used to dye silk no later tha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spite never being utilized as a daily consumer good in China, cochineal has historically been referred to in Chinese sources by a plethora of terms, such as *yanghong* (洋红), *gezuonila* (各作泥腊), *yalanmi* (呀兰米), *yalanmichong* (呀兰米虫), among others. The term *yanzhichong* (胭脂虫) ultimately emerged as the standard terminolog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evolution of the nomenclature for cochineal in China sheds light on the patterns through which diverse Chinese groups perceived and sought to understand this foreign goo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se terminologies also serves as a reflection of the history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material thing.

**Keywords:** American Cochineal; Red Dye; Chinese Terminology; Knowledge History

(执行编辑: 王潞)